

醫

門

棒

喝

醫門棒喝卷之二目錄

辨貫珠集溫病傷寒攙混之誤

麻桂青龍湯解

方制要妙論

溫暑提綱 春溫 風溫 暑溫 濕溫

瘟疫 附答問

評溫病條辨 附答問

評慈航集

千金方房術論

虛損論 附辨假虛損 治案 溫暑治案

醫門棒喝卷之二

會稽虛

楠著

山陰

受業孫延鈞震遠參訂

雪帆居士田晉元評點

辨貫珠集溫病傷寒攙混之誤

仲景傷寒論萬世之準繩也，但中有溫病各條，攙混不分，此而錯誤，害實匪輕。茲考治傷寒大法，初病時，邪客陽經者，用麻桂柴葛等湯；客陰經者，用姜附細

辛之類蓋寒爲陰邪傷人之陽故或通陽以踈邪或扶陽以托邪俱用辛溫之法因邪由表入必使從表而出也倘失于踈解邪傳入裏或因其人陽氣有餘則寒邪化熱始以清涼之法治之此由陽經傳裏表裏寒熱不可混也然必在表寒邪已盡方可直清裏熱故論曰微惡寒者雖有裏證不可攻下宜先解表以惡寒爲表邪未盡也又如邪傳少陽而太陽證罷者猶用小柴胡湯以人參固陽防其邪之入裏卽有

傷寒證治大旨已括
于中

表證未罷而裏證亦急者必用表裏兼治之法如大柴胡湯之類也從未有不顧表邪而但用寒涼清裏者良以寒邪既傷表陽全賴中陽強盛庶可驅邪外出若率用寒涼更傷中陽使表邪乘虛內陷陽證變陰危殆立至矣其元氣素弱之人衛陽不固或初感寒邪卽入陰經則不可踈散更虛其表必用姜附溫中扶陽如四逆理中之類其邪自解此又陰陽虛實之宜辨者凡此皆仲景之心法教人萬世遵守者也

若溫熱陽邪傷人之陰，故初病即宜涼解。與傷寒初起治法冰炭不同矣。吳門尤在涇先生集傷寒貫珠集一書，將仲景之論分爲正治權變斡旋等法。其太陽經傷寒正治法內，列有合病六條。前三條用麻葛等方，自是傷寒正治之法。乃第四條太少合病自下利，而用黃芩湯。第五條三陽合病，而用白虎湯。第六條三陽合病，有證無方。考本論中，原有柴胡桂枝湯、麻桂各半湯、葛根湯等方，正治陽經合病之法。從表

解散、乃不此之用、而反用黃芩白虎、豈不畏表邪陷入生變耶、此等疑義、註家從未剖析、後學莫識其端、**國**初張路玉先生、集傷寒續論、獨謂此數條、是仲景論溫熱病證治、註家不辨、混入傷寒例中、此語洵足振聾啟瞶、暗室一燈、緣傷寒之邪、自表入裏、有一分表邪未盡、卽有一分惡寒、故雖兼裏證、仍當溫散、先解其表、若表已解、而邪入于胃、寒化爲熱、則不惡寒、而反惡熱、方用白虎承氣等法、以清其裏、是表寒爲致、

病之本裏熱爲傳變之標若溫病由伏氣者邪自內發未病時已鬱而成熱一旦觸發勢如燎原故急清其裏則表熱亦除是內熱爲發病之本表熱爲傳變之標卽或非伏氣蘊釀凡感溫熱終是陽邪故雖陽虛之人亦須涼藥清解則與傷寒之邪標本不同陰陽迥異豈可稍容牽混哉獨怪夫貫珠集著于路玉先生之後不知折衷乎此而猶將黃芩白虎列于太陽傷寒正治法內旣曰傷寒而在太陽則未曾化熱

豈可以黃芩白虎爲正治之法乎、同里唐立三先生、
歷舉傷寒條辨尙論等編、而獨推貫珠集爲最善、此
又余之所不解者、要知傷寒論經後人編輯、各條次
序旣紊、傷寒溫熱攪混莫辨、故慈谿柯韻伯曰、傷寒
論經叔和編次、已非仲景之書、仲景之文遺失者多、
叔和之文附會者亦多、信不誣矣、故讀仲景書、必當
顧名思義、別具隻眼、卽如太少合病、三陽合病數條、
如果傷寒、邪尙在表、理當麻桂柴葛以解之、自是仲

景成法、今既用黃芩白虎、可知爲溫熱無疑、若不辨正其名、列于傷寒正治法內、後學不察、妄用涼藥、以治寒邪、害孰甚焉、

又按溫病篇、仲景曰、風溫爲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其合病篇言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又曰、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面垢讞語、遺水、若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按此言脈陰陽俱浮者、陰陽

指尺寸也、若熱邪合并三陽、陽盛之極、故脈浮大上關上矣、其自汗、身重、多眠睡、大畧相同、或風火上壅、則語言難出而息𦵏、或鬱勃于中、則擾亂神明而譫語、腹滿、神昏、則遺水也、卽此數條合觀、則三陽合病、兩條皆當次于風溫條後、斷非傷寒之合病也、夫傷寒太陽之邪未盡、必有惡寒、少陽之邪未盡、必有往來寒熱、惟傳入陽明方不惡寒、而反惡熱、則太少之邪盡矣、若太少之邪不盡、必用麻桂柴胡、不當用黃

苓白虎、今既稱三陽合病、太少合病、而用白虎黃芩者、必非傷寒之邪、更可見也、然又非傷寒傳裏變熱之證也、何則、傷寒傳裏變熱、而用黃芩白虎、則必太少邪盡、太少邪盡、則不當稱太少合病、三陽合病、矣、且如論曰、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考葛根湯、重用葛根、麻桂、表散風寒、佐甘芍姜棗、和中而調營衛、此則方爲傷寒之合病也、其云太陽與少陽合病、自

一轉尤爲入妙讀書
能悟言外之旨庶足
以發古人之奧而啓
後學之蒙使仲景之
道如日麗中天其功
顧不偉哉

下利與上條同、太陽病與上條同、若係傷寒之邪、理
應以前方去葛、易柴胡、方爲合法、何以絕無一味升
散之藥、反用黃芩、白芍、陰涼之品乎、由是觀之、以上
三條、旣用黃芩、白虎、必非傷寒、合病實爲內發之溫
病也、然則熱邪內發、何故稱三陽合病、太少合病乎、
此正仲景微旨、欲人心領神會、蓋謂雖有發熱、頭痛
等、可名太陽病、脇痛耳聾等、可名少陽病、但無惡寒
及往來寒熱者、則非傷寒、外邪實是蘊熱內發、必用

傷寒雜病本爲一書
後人既分爲二遂將
各條次序紊亂以致
良法失眞實爲千古
憾事

黃芩白虎直清其內、故特于首條揭示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也、發熱頭痛者、名太陽病也、渴者、內熱熾盛也、不惡寒者、非外感風寒也、既有太陽之溫病、亦必有少陽之溫病、陽明之溫病也、亦必有太少合病、三陽合病之溫病也、又何疑哉、益可見此數條之太少合病、三陽合病、實根首條而來、推而至于三陰、亦必有溫病也、總因後世忽略、混入傷寒條中、既經路玉點出、而不省察、猶循舊章、亦千慮

之一失也。然傷寒變熱傳入三陰其證治與溫病大同、或不細辨猶可、其在陽經則傷寒溫病治法迥殊、豈可不辨而致誤哉、

麻桂青龍湯解

昔人皆言仲景麻黃湯治寒傷營，桂枝湯治風傷衛，雖大綱如是，不可鑿也。鑿則經義反隘矣。夫仲景雖以營衛風寒立法，而辨析精微，用法圓活，若穿鑿其說，使淺學膠柱而不通變，反失仲景之意也。蓋風未始不傷營，寒亦何嘗不傷衛。良以寒爲陰邪，性凝斂，而衛陽被窒，故腠理閉而無汗，豈不傷衛乎？風爲陽邪，性疎泄，而營陰被擾，故津泄而汗出，豈不傷營乎？

况寒必挾風、寒多則風從寒之凝斂而無汗、風必挾寒、風多則寒從風之踈泄而汗出、故仲景常以傷寒中風互辭表義、而有青龍麻桂各半等湯、則必辨析脈證、以期藥病相當而已、卽如論中云、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又曰、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干不得汗、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

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按此條、本陽明兼少陽證、故宜小柴胡和解、若脈但浮、無餘證者、無少陽證也、而用麻黃湯發汗、以上兩條、旣曰陽明、又曰中風、俱用麻黃湯、可見麻黃湯、不僅治寒傷營也、中風而無汗、又可見風必挾寒也、論又曰、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又曰、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夫陽明太陰、屬于肌肉、非如太陽之可分營衛、乃或用麻黃、或用

桂枝、又可見桂枝湯、不僅治風傷衛也、又如太陽篇云、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又曰、傷寒、脈浮緩、發熱惡寒、無汗煩躁、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發之、按本論云、脈緩汗出者、名中風、脈緊無汗者、爲傷寒、今言太陽中風、而脈浮緊、又曰、傷寒而脈浮緩、皆無汗煩躁、正表風必挾寒、寒必挾風之證、治也。夫曰中風、風爲陽邪、性踈泄、則脈應緩而汗出、乃挾

營衛在外心肺在內
氣脈通貫陰邪外閉
則惡寒無汗陽邪性
動不得外泄必內擾
心肺而煩躁從來解
大青龍湯方義者鮮
能知之也

有寒邪性凝斂而壅閉營衛不得汗則陽邪內擾心
肺而煩躁蓋營通于心衛通于肺故也又曰傷寒而
脈浮緩是挾有風邪也陰邪凝滯氣血身當疼痛今
挾陽邪故不疼而但重重者陰勝而乍有輕時則陽
勝也此陰陽兩邪互持不解故亦煩躁而無汗惟少
陰亦有煩躁身重之證則不頭痛而脈微細或下利
腹痛當用姜附溫經斷不可誤投青龍若無少陰證
而煩躁者陽邪內擾心肺也身重者陰邪外閉營衛

也。與上條同爲太陽經風寒兩傷營衛之證，故均用大青龍湯。既是風寒兩傷，合用麻桂兩法，去芍藥之酸，攝易石膏之辛寒，內清心肺，陽邪之擾外，解營衛陰邪之閉，經脈流通，津液周布，則汗出而邪泄矣。一如龍之興雲作雨，使煩熱鬱蒸，頃刻清肅，故名大青龍湯爲麻桂兩方之變法也。若內無陽邪之擾，而有水氣作逆，則去石膏之寒，易姜半細辛之溫，通陽逐飲，表裏分疏，不取其大汗，故名小青龍。是又大青龍

亦有汗出而用麻黃者如論中云發汗後或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若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此因伏邪窒塞肺氣而喘故用麻黃開肺竅佐杏仁降氣甘草石膏

之變法也。嗚呼，仲景辨證之精微，用法之圓活如此，顧可穿鑿其說而膠柱鼓瑟乎？須知麻桂兩大法門，爲風寒初犯太陽證治綱領，要在辨其有汗無汗，有汗不得用麻黃，以麻黃湯發散之力甚猛也。旣已汗出而更發之，則必大汗亡陽矣。無汗不得用桂枝，以桂枝湯有芍藥之斂也。旣已無汗而更斂之，則桂枝力弱不能表散陰邪也。雖當辨別風寒營衛，而又不

可執泥穿鑿，必審其脈證宜否而變化無窮，用所當

清熱養津則雖有汗
出麻黃不能傷其表
矣此仲景用法變化
之妙故不可拘泥一
端而曰有汗不得用
麻黃也以有汗無汗
分麻桂兩法者可見
爲風寒初感時言也
豈可拘哉虛谷自註

用此仲景心法也。或曰：韻伯柯氏言：風寒兩傷營衛，而分風寒之多少，是中行方氏之陋見。今子亦云然，得非仍方氏之陋乎？答曰：六氣之邪中人，無不相兼，不獨風寒爲然。經云：風寒濕雜至，合而成痺。又曰：風勝爲行痺，寒勝爲痛痺，濕勝爲着痺。豈非有多少不同者乎？又不見仲景云：脈浮而緊，浮則爲風，緊則爲寒。風則傷衛，寒則傷營，營衛俱病，骨肉煩疼，當發其汗乎？今既曰中風而脈浮緊，又曰傷寒而脈浮緩，豈

聖人辨證立法極其
精細猶恐有誤後人
不能深得其旨反以
粗疎之心變亂尺度
陋者視爲便捷而效
法焉聖道晦而生民

非特表風寒兩傷營衛之證治乎、由是言之、固非方
氏之陋見、皆聖經之明文也、且柯氏言、不必分風寒
營衛、但當分表實表虛、有汗爲表虛、無汗爲表實、表
實用麻黃、表虛用桂枝、雖似得其大綱、若不分風寒
營衛、則必至牽混誤治、何故、蓋風爲陽邪、寒爲陰邪
陰陽不同、治法自異、故仲景曰、桂枝本爲解肌、若脈
浮緊、汗不出者、不可與、則治風之方、固不可以治寒、
旣曰解肌、則桂枝湯、非實表之劑、若寒證脈緊惡寒、

之厄重矣

可見當分風寒不可
名爲虛實

而反汗出者、正是表虛、豈可用桂枝解肌之法乎、若
謂風傷衛、而自汗者爲表虛、何不竟用黃芪桂枝實
表而又用解肌之法、豈非更使其虛乎、又如陽明證、
多自汗、而治法迥異、有用白虎承氣者、倘不細辨、而
以自汗爲表虛、則牽混之誤、害孰甚焉、可見柯氏之
說、未能盡善、不合仲景之旨也、仲景立法、惟憑脈證
而施、麻桂兩法以後、變化甚多、方氏獨以青龍麻桂
鼎峙爲三、致取柯氏之誚耳、又觀喻嘉言云、麻黃湯

中用桂枝，因麻黃發汗，其力最猛，故用桂枝監之。世多信之，以吳門王晉三之高明，猶沿襲其說，而曰：桂枝外監麻黃之發表，不使其大汗亡陽，此皆予之所不解者。內經言：辛甘發散爲陽。桂枝辛甘而溫，豈非發散之品乎？如果能監麻黃，不使大汗，則桂枝爲收攝之品矣。何以解經旨乎？且如仲景所云：陽明太陰等條，可發汗，宜桂枝湯，則桂枝湯不獨爲太陽風傷衛之表劑，卽陽明太陰脈浮有表邪者，皆用以發汗。

其理顯而易見

發古未發之義

力雖不及麻黃湯峻猛，其爲表散外邪之方，則一也。若謂其能監麻黃，不使大汗，則桂枝湯中又佐芍藥之斂，焉能發散表邪？又何以解仲景之論乎？當知風邪踈泄，營氣不固，津液外走而自汗，旣不能用桂枝祛散風邪，又慮踈泄更甚，故佐芍藥收攝營陰，以斂其液。此芍藥爲監桂枝而設，則是矣。然表散風邪必用辛溫，而津液已耗，則不足以滋潤化汗，或恐風邪反從辛溫之藥變成燥火，故必啜粥資津液以助。

藥勢則邪隨汗去矣。若寒邪凝斂，營衛閉滯，故身痛無汗。麻黃力雖猛，而氣味俱薄，止能入衛，不能入營，故佐桂枝之色赤入營者，引領麻黃祛邪出衛以助麻黃發表，此確然也。豈有辛溫發散如桂枝，反能監制麻黃，不使大汗之理乎？以其陰邪凝滯，若非麻黃之猛，又助以桂枝，則不能開泄營衛而祛之使出也。未經出汗，則津液內存，故不須啜粥，而自能作汗也。觀仲景用藥，無異武穆之用兵，品不必多，而制法變

惟明理二字實難非
天資學力兼備則不
能也所以雖稱名家
而見理多有未徹者
偏執已見而非他人
則聚訟紛紛使後學
莫知所向矣

化神妙不可言盡卽如麻黃桂枝青龍等湯更換止
一二味則證治迥殊由此類推各方變化之妙亦可
窺見一斑然方法雖妙而理卻甚直故學識淺者得
其淺深者得其深則無不受益今疏解其方欲求深
奧而故爲曲說流于隱僻則反晦其理而增後學之
惑也再俟明者詳之

方制要妙論

內經有七方之制曰大小緩急奇耦復徐之才推廣其義設爲十劑曰宣通補瀉輕重滑瀉燥濕然仲聖爲萬世祖其制方要妙更有出于七方十劑之外者古來多不體究雖稱名家如喻嘉言而猶昧昧反謂桂枝能監制麻黃之發表何況世俗淺學無怪乎疑仲聖之方爲夾雜不敢用也要妙者藥性氣味也配合制度實不外陰陽五行之理耳蓋藥性有四寒爲

此論自首至終析理
精微辭義顯亮學者
必誦讀深思洵爲入
門要訣聖道提綱由
是致力庶免邪僻之
害

醫門棒喝

卷二

方制要妙論

五

陰、熱爲陽、溫爲少陽、涼爲少陰、氣有五、氣腐走腎、腎
屬水、氣臊走肝、肝屬木、氣焦走心、心屬火、氣香走脾、
脾屬土、氣腥走肺、肺屬金、味有六、鹹先入腎、酸先入
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淡無五味、故不入
五臟、而走腸胃三焦、能化氣利水也、夫人稟陰陽五
行之氣以生、氣有偏駁則病、藥得陰陽五行之偏、是
故以偏治偏、必歸于平而後病愈、若不明陰陽五行
之理、藥性氣味之殊、配合制度、未得其法、反與病忤

也。卽以人身分陰陽，則臟腑在內爲陰，軀壳包外爲陽，以氣血分陰陽，則血爲陰，氣爲陽，以營衛分陰陽，則營爲陰，衛爲陽，以臟腑分陰陽，則臟爲陰，腑爲陽，以軀壳分陰陽，則淺深層次而有六經，其極表在皮膚間爲太陽，稍深在肌肉間爲陽明，又近筋骨間爲少陽，又進則爲太陰，爲少陰，爲厥陰，厥陰者，六經之極裏也。然軀壳臟腑本來一貫，故太陽經內通膀胱，小腸之腑，而皮膚屬于肺臟，陽明經內通大腸胃腑，

而肌肉屬于脾臟、少陽經、內通三焦、胆腑、而筋屬肝臟、骨屬腎臟、太陰經、內通脾肺臟、少陰經、內通心腎臟、厥陰經、內通心包肝臟也、人與萬物、同稟陰陽五行之氣、故藥之陰者、能入人身陰分、陽者、入人身陽分、各從其類也、藥之氣爲陽、味爲陰、氣味又各有陰陽、氣焦香爲陽、腥膻臊爲陰、味辛甘淡爲陽、鹹苦酸爲陰、陽者、動而升浮、所謂本乎天者、親上、陰者、靜而沉降、所謂本乎地者、親下也、升浮之力有厚薄、則入

自來解方者多矣未
有玄陰湯五行之理
而揭其玄妙如此者
蓋得仲景之心法以
啓千古之秘也學者
欲登仲景之堂其可
不由是而進乎

于人身有淺深不同故有入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
陰厥陰經之分沉降之力有輕重故或入于腑或入
于臟之不一是故升浮而兼溫熱則走表力猛而發
泄此麻黃湯所以能治陰寒外閉也沉降而兼寒涼
則走裏迅急而通利此承氣湯所以能破邪熱內結
也是麻黃湯專用其氣取性之溫熱以治寒承氣湯
專用其味取性之寒涼以治熱陰寒之邪在人身陽
分故以走人身陽分之陽藥以治陰邪陽熱之邪在

人身陰分，故以走人身陰分之陰藥，以治陽邪，皆爲正治之法也。若非陰寒外閉，又非陽熱內結，而邪正混淆，陰陽否隔，而爲中滿者，則用生姜干姜，溫熱而升浮者，通其清陽；黃連黃芩，寒涼而沉降者，破其濁陰。陰陽通和，則邪去正安。此瀉心湯，所以能治痞滿也。但生姜干姜，則味厚，非同麻桂之味薄輕揚。故雖升浮，不甚走表。又以芩連沉降之力制之，遂爲表之裏藥也。黃芩黃連，氣味清，不及大黃之味厚質重，故

雖沉降、不甚迅利、又以二姜升浮之力行之、遂爲裏之表藥也。表之裏裏之表、正合乎中矣。邪不在表、又不在裏、則不宜表裏之法。惟轉其陰陽樞紐、則否變成泰。故以芩連之寒、二姜之熱、二者均之、適得其平。是用寒熱調陰陽氣味、通清濁也。如或其人陽盛熱多、則二姜之熱恐助邪勢、而芩連沉降、又不足以開泄濁邪、遂別出心裁、不用二姜、但以黃芩、易大黃之氣香而迅利者、以開濁邪、但大黃味厚、下行急速、則

中道之邪，仍畱不盡，乃不用煎法，以湯漬取汁，則味不出，而氣厚味薄，味薄則下行緩，氣厚則上浮以泄邪，故仍名大黃瀉心，而不名承氣也。若邪熱雖盛，其元陽又虧，而畏寒汗出，補瀉兩難，莫可措手，乃以大黃、芩、連，漬取其汁，峻瀉中上之邪，別煎附子汁，和入以扶元陽，附子煎熟則達腎，甚速不礙于上，三黃生汁瀉上力多，不傷于下，扶陽泄邪，一舉兩得，欲用其氣而礙于味厚，乃不煎而漬取其汁，此真意想天開。

非心通陰陽造化之微其孰能之。嗚呼斯其所以爲聖歟。觀此數方之妙則可知。各万變化無不以藥性氣味之陰陽合乎人身表裏陰陽虛實寒熱者是故投無不效。而七方十劑之法亦盡具于中。夫陰陽五行之理微妙難言而變化無盡藥性氣味雖同而有厚薄不同則功力各異病因證狀雖同而稟質強弱不同則治法自殊。此所以一藥可以治衆病一病又不可拘一藥以治之也。必神明乎陰陽五行變化之

理諦審病之陰陽虛實權衡藥性氣味之輕重厚薄
配合制度以成方而後始能效是故善用仲聖之法
者必神明其理豈拘拘于藥品哉明乎此始可與論
仲聖之法固非某藥可治某病而不知其所以然者
能領會也能知瀉心湯之妙即可悟烏梅丸之理而
白通加人尿胆汁附子與大黃同用寒熱補瀉錯雜
並陳則一以貫之自無夾雜之疑惑矣後代名家制
方不可數計能望仲聖項背者蓋亦鮮矣惟近賢葉

天士先生實傳仲聖之心印惜乎識之者尤希或言其用西瓜衣花露等品爲戲者或以案中無大黃之方謂先生不能治傷寒者殊不知內經云近而奇耦制小其服遠而奇耦制大其服又曰因其輕而揚之因其重而減之是言氣味輕清者能發揚人身之清陽氣味厚重者能減除人身之濁邪人身有表裏淺深之層次則病有淺近深遠之不同故制方有大小輕重之別也十劑曰輕可去實實者非堅實之實謂

清陽不舒、而覺肢體板實也、輕清之藥、最能舒陽、如
輕、風、乍、拂、萬、物、以、和、也、吳人氣質薄弱、畧感微邪、卽
病、質弱、則不勝重藥、邪淺、止可用小劑、此所以多用
輕清小劑、卽有裏邪、亦不須大黃之厚重也、然吳門
爲五方雜處、豈無稟厚之人、爲因先生聲重寰中、當
時應接不暇、延請甚難、若是裏證、必經他醫先治、或
至敗壞難療、始延先生挽救、雖稟厚之人、證至敗壞、
斷、不、能、用、重、藥、攻、奪、矣、若是表證、則先生理明法善、

隨藥而愈，必不至內傳而成裏證，所以絕無大黃之方也。然雖無大黃之方，而承氣之法原在其中。此正先生權宜變化，必以藥性氣味之陰陽厚薄，合乎病之陰陽虛實而已。豈泥象執方者，所能窺其藩籬哉？不泥其方，藥而神明其理法，先生所以傳仲聖之心印也。且先生無暇著作，以垂教，僅存臨證之方案耳。有是證，則用是藥；無是證，則無是藥矣。以故後代名家之方，先生亦時多取用，而因宜裁制，無不入妙，使

先生而居北地，則方案之藥，自必厚重者多。若仲聖而在南方，豈不審人之氣質，而概施重劑乎？若記一二陳方，但知某方可治某病，全不識氣味陰陽配合之理，因時變化之宜，一見奇妙之方，茫然不解于中機殼，不謂之夾雜，卽謂之戲弄。嗚呼！真所謂醯雞笑天，夏蟲不可以語冰者也。又何足道哉！

元按仲景曰：病發于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是痞者，由誤下而成也。蓋六氣之邪，本皆無形，入于腸胃，

與濁滓凝結而成形質，必須硝黃質重迅利，直走腸胃者攻下，若邪未入腑而誤攻之，反傷脾腎元陽，其稟弱者，必致畏寒汗出，有亡陽欲脫之象，其表邪反陷入而成痞滿，然非有形實結，故按之則濡，正傷邪結，攻補兩難，而仲景出一附子瀉心法，其妙真有不可思議者，以柯韻伯之高明，猶未識其旨，謂此方必有訛誤，況其下者乎？今先生揭其制法之精妙，通乎造化之微，非得仲景心法，其誰

能明之、且諸家有以畏寒汗出、解作表陽虛者、而不知痞由誤下而成、誤下必傷脾腎元陽、故用熟附走裏之品、以救根本、若表陽虛、但用固表之法可矣、何須用附子乎、且如附子與桂枝參芪同用、其功亦能固表、今與芩連大黃苦寒之味同用、則斷不能走表也、另煎熟汁和入、取其直達下焦、專固元陽、更可見矣、先生自言讀葉氏醫案、而悟仲景之旨、尤可知、葉氏實傳仲景之心印、而先生又

發其未發，以續葉氏之燈，然非箇中人，則又不足以語此是豈元之私見哉，天下後世要必有知之者矣。

[illegible]

溫暑提綱

夫六氣傷人，爲病各異，必辨其爲何氣之邪，治之方無錯誤。如寒爲陰邪，傷人之陽，熱爲陽邪，傷人之陰，二者冰炭，尤當辨別。是以溫病初起，治法與傷寒迥異，傷寒傳裏，變爲熱邪，則治法與溫病大同。茲細詳溫病源流，當辨別而分治者有五：一曰春溫，二曰風溫，三曰暑溫，四曰濕溫，五曰瘟疫。春溫者，經曰冬傷于寒，春必溫病。又曰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因伏氣

總一溫病而分別源流不同，則治法迥殊。如仲景之分風寒治法，有麻桂兩方之異，敎人常須識此，勿令

誤也而況溫暑與風寒相殊尤甚後人嘗牽混不辨多以春夏之病名爲傷寒反謂仲景之論未備蓋不明六氣流行變化之理使軒岐仲景之道大晦如陶氏六書吳氏瘟疫論等或亂仲景之法或舉一隅之偏而昧陰陽六氣之理淺學法之爲害深

之邪發爲春溫病也王叔和撰傷寒例曰冬傷寒邪藏于肌膚至春發爲溫病至夏變爲熱病熱病重于溫也是故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者因冬傷寒邪所致也乃吳又可瘟疫論云世所稱溫病卽屬瘟疫古無瘟字後世以溫去疒加疒爲瘟不可以字異而謂別有溫病也溫者融和之氣長育萬物豈能爲病且言冬傷寒邪藏于肌膚人身氣血流行稍有窒礙卽爲不安豈有邪藏肌膚全然不覺至春至夏始得

發病耶。余按叔和之言，原本經旨，並非臆說，而又可
之論，似乎近理，而實不明六氣陰陽變化之道，直闢
經文爲非，謬指溫病爲瘟疫，殊欠究心故也。夫經言
冬傷于寒，春必病溫，春傷于風，夏爲飢泄，夏傷于暑，
秋爲痄瘧，秋傷于燥，冬生咳嗽，統論四時皆有伏氣
之邪發病，若謂冬傷寒而春發病爲非，則春傷風，夏
飢泄，夏傷暑，秋痄瘧等，豈皆非與？每見秋冬時伏暑
邪發，爲瘧痢等病者，比比皆然，又可豈未之見耶？又

人身一小天地故與
天地氣脈相通天地
之氣有偏則能病人
適值人身之氣偏旺
則容受而不覺及時

如素問論溫瘧云得之冬中於風邪藏骨髓至夏受
暑邪發爲溫瘧靈樞歲露篇云冬至中虛風賊邪入
客于骨而不發至立春陽氣發腠理開又中虛風民
多病暴死若此論伏邪者非獨一端又可豈未讀耶
何不思之甚乎又如人之痘毒未發時毫無影響一
旦觸發勢多凶暴往往損命可見人身臟腑經絡雖
氣血周流當其邪伏全然不覺其理有難究詰者又
可執區區淺見安可論內經奧旨哉譬猶匪類匿人

移氣變而後病發卽所謂伏邪爲病也假如冬寒是陰氣偏勝適因人身陽旺自能容受陰氣至春天地陽旺則人身之陽更旺所受陰氣從之而化發爲溫病矣若其感邪重者雖人身陽旺而勢不兩立必至卽病其化熱亦速以本身陽旺故也推之

間暫不爲惡莫知其爲匪也然其狼子野心終至擾害閭閻必俟殲除淨盡而後良民始安耳今試論春溫之理以質之蓋冬爲太陽寒水司令故傷風寒者多從太陽經始太陽主一身之表與肺同爲皮毛之合邪由皮毛而入故身熱頭痛者太陽經證也鼻鳴乾嘔或喘者肺氣被遏也但人體質有強弱受邪有重輕凡邪重而體強者則傷太陽經爲麻黃桂枝湯證體弱者邪從太陽直入少陰爲四逆白通湯證以

四時之氣或卽病或過時而病者皆然所以或有遇春夏多病至秋冬則安舒者或有秋冬多病而春夏輕快者皆因其人本身之氣有偏遇天地之氣衰旺則有或病或安之不同正爲天地人身氣脈相通之故此三才一貫之理也虛谷自註

二經爲表裏經脈連接故也如體弱而邪輕者以外衛不固邪亦入陰仲景曰少陰之爲病脈微細但欲寐也或其邪輕止見脈微細欲寐而無吐利厥逆等重證內氣旣和飲食或亦如常不但傷邪者不覺卽延醫視之審無他故惟脈弱欲寐必認作疲倦助其元氣而已又當冬令歸藏之候其邪從經入絡經直絡橫氣血流轉于經邪伏于絡則不覺也卽經所謂邪藏肌膚者耳且如風爲陽邪性動而疏泄如桂枝

湯證以風重於寒故脈緩而有汗豈非風性疏泄乎寒爲陰邪性靜而凝斂如麻黃湯證以寒重于風故脈緊而無汗豈非寒性凝斂乎若但傷于寒而無風以冬令之收藏受陰邪之凝斂則伏而不顯必待春陽鼓動而後發如冰之凝非陽不化由是推之不獨體弱邪輕者爲然凡貧苦力食之人衣單耐寒日逐積蓄其臟氣固密邪不能干則伏於脈絡至其發病熱勢倍重爲因邪與元氣究非同類伏於少陰與腎

第四卷莫仁辨後有
治案宜參看

又可知其一不知
其三

陽鬱蒸、寒化爲熱、至春少陽氣升、熱邪隨發、故云春
必病溫、其蓄之愈久、則熱發愈重、理勢必然、叔和云、
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者、因冬傷寒邪所致、良非
虛語也、其冬不藏精之人、本體陰傷、至春陽旺、陰不
勝陽、必致溫病、類乎內傷、若兼伏邪、其病尤重、然皆
爲春發之病、均名春溫也、風溫者、冬至一陽來復、則
陽進陰退、立春以後、陽氣漸旺、由溫而熱、若又可所
言溫和之氣、原不病人、殊不思靈樞經云、虛風賊邪、

四時皆有人感虛風而當溫暖之候、卽成溫病、故方書稱爲風溫、經曰、風者百病之長也、善行而數變、至其變化、乃爲他病也、由是見外邪爲病、常二三氣雜合而成、多因於邪風、風氣鼓蕩、衆氣隨之而傷人、故風爲諸邪領袖、而稱百病之長、然風卽陰陽之化氣、故溫和之陽風、則生物、殺厲之陰風、則戕物、而有時令方位之宜否、若非其時、令方位而來者、雖非殺厲、亦爲虛風賊邪、傷人致病、故四時皆有邪風、而春令

傷寒傳經論後論伏
暑并治案及虛損論
後治案皆宜參看

溫暖、又爲風木主令、故風溫之病、較三時爲多、若方
書所稱溫熱冬溫等名、皆可以風溫二字該之、蓋冬
令溫和、未必爲病、必中邪風而成溫病、溫重卽成熱
病、是以不須另分名目也、暑溫者、素問熱論篇曰、凡
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爲病溫、後夏至日爲病
暑、暑當與汗皆出、勿止、此雖同論伏氣之病、但自夏
至一陰來姤、陽氣漸退、長夏濕土司令、濕土與相火
合氣、乃名爲暑、暑者、陽盛於外、而陰長于內、若姤卦

而至遁至否、陰長之象也、如人本有伏氣之邪、蓄熱已深、而發病於暑濕之令、熱自內出、蒸汗外流、清其內熱、則汗自止、若止其汗、則熱反不泄、故不可止、而內熱亦隨汗解、若無伏氣、而但感暑令熱邪、體質多火者、熱從火熾、濕隨汗去、是暑而偏於火盛、皆名暑溫也、兼伏氣者、病必倍重、嘗見有發病一二日、卽昏狂大渴、吐血衄血者、若僅感時令之熱、而非蓄邪深重、何至如此迅暴、卽叔和所云、冬傷寒邪、至夏變爲

熱病、熱病重於溫者是也。濕溫者、夏感暑濕、及四時溫病、而體質陽虛多濕者、則熱爲濕遏、不能宣達、濕因熱蒸、蘊釀膠粘、故最淹纏難愈、或胸腹滿悶、或體重痠疼、或爲瘧疾、或爲瀉痢、或爲黃疸、或爲痺腫、變證多端、皆濕熱爲病、是名濕溫也。以上四證、源流不同、各當辨別而治。至於瘟疫、又屬大異、蓋由五運六氣、主客流行、互相剋制、或兼穢污之氣、蘊釀而成、故其病邪、較風溫等爲重。考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曰、辰

戊之歲初之氣、地迺遷、氣迺大溫、民迺厲、溫病乃作、
卯酉之歲、二之氣、陽迺布、物迺生榮、厲大至、民善暴
死、丑未之歲、二之氣、大火正、物承化、溫厲大行、遠近
咸若、濕蒸相薄、雨迺時降、己亥之歲、終之氣、流水不
冰、地氣大發、其病溫厲、按古無瘟字、溫瘟義同、所謂
厲者、狀其氣之暴厲、而與尋常有別、卽後世所稱瘟
疫也、瘟疫病發、往往一方相類、如經所云、遠近咸若
也、由是可知瘟疫一證、固非吳又可所創論、內經已

歷歷言之、仍不出六氣錯雜所致、而與溫病不同者、
在厲之一字、豈可謂溫病卽瘟疫乎、又可復言風寒
暑濕等、爲天地之常氣、瘟疫乃天地別有一種厲氣、
竟謂瘟疫與六氣無涉者、豈天地間六氣以外、更有
他氣、軒岐不知、而又可獨知之乎、可見不明六氣變
化之理、遂亦不辨伏氣發病、將春溫風溫等、概指爲
瘟疫、旣悖經旨、而誤後學、其害多矣、可不辨乎、方書
又有瘟疫之名、亦卽經云溫厲之意、曰厲曰毒、不過

狀其邪之凶暴，卽瘟疫一類，不必另立名目，以省繁
惑也。六氣中惟燥金之氣，多由風熱風寒所化，或其
人陰虛多火，易成熱燥，如經云：秋傷于燥，冬生咳嗽，
肺熱葉焦，發爲痿癰之類，當宜清潤養陰，若體質多
寒而成寒燥，則宜溫潤，如麻黃湯中用杏仁，以潤肺
燥之類也。除正傷寒，遵仲景成法外，其四時雜感，或
不出如上所敘五證，而五證所化之病，如癰痢疸痺
痧脹之類，不一而足，旣知病邪源流所自，辨六氣變

化之理，氣血虛實之殊，則權衡論治，自不至于混淆謬誤，管見所及，聊陳端緒，尙望海內明賢，誨正爲幸。

證治
大注春溫

使氣發熱而渴不藥者爲溫病是也

春溫者，寒邪久伏化熱，熱由內發，故初病發熱而渴，並非外感，故不惡寒，或兼頭痛喉疼者，皆內火上沖，其脈必數，治法宜清內熱爲主，如黃芩、知母、佐甘草和中，姜棗調營衛，化津液而致汗，使熱從汗泄，但必加柴葛爲使，蓋邪伏少陰，乘少陽上升之氣而發，鬱

須認左關脈

勃旣久，驟難宣達，其火內潰，或作暴瀉，外灼，則肢體
痠疼，上炎，則頭痛喉痛，故加柴胡，達少陽之氣，因勢
導之出外，以少陽爲表裏之機樞，則內邪得以外出，
經所謂火鬱則發之，木鬱則達之，春爲風，木司令，往
往乍寒乍暖，木氣或多鬱而不伸，故柴胡爲時令要
藥也，再加葛根，入陽明而止渴解肌，肌解而營衛調，
津液化，則汗泄而熱去，或不知此理，見其熱盛，過投
寒涼，過其欲出之勢，其熱反甚而難退矣，如兼喉疼，

如兼外感風邪先須
解表用辛平之品若
過用涼藥則外風不
散內熱反鬱變證多
端必至難治

宜加元參桔梗泄瀉宜加白芍去知母恐知母滑泄也或熱盛渴甚可加石膏舌苔黃厚內有實滯而便秘者可加大黃此皆治實證之法也若冬不藏精本體陰傷春發溫病尺脈空虛面多油光其陰既傷肝風易動不可輕用柴胡升提其陽恐致瘧厥之變如初起熱鬱不宜宜用羚羊荊芥鬱金桑葉貝母連翹等輕清透絡之法以宣泄之營衛流通虛多邪少當以滋陰爲主如復脈湯加減便秘加元參知母夾食

稍佐消導、如枳實山查之類、胃弱而渴者、宜金匱門冬湯、總以甘涼滋潤、養陰退熱、不可用苦寒而傷正氣、此大法也、虛實補瀉、當細審詳辨、隨證權宜、方爲盡善耳、

風溫

風溫者、四時皆有、而春令爲多、以溫暖之候、感虛風賊邪、遂成風溫、而先傷上焦衛分、肺主衛、爲皮毛之合、風爲陽邪、而疏泄腠理、故初起發熱而惡風寒、旋

邪由表入必先從表
解勿使內傳解表宜
用平散勿可太涼蓋

卽惡熱則不惡寒矣、不同傷寒惡寒之甚也、或自汗、
頭痛、顙脹、胸悶、或咳嗽、喉痛、脈必浮弦而數、或兩寸
浮大、皆陽邪在表在上之證也、熱在表而未入裏、故
不渴、以其爲輕清之邪、先傷肺家、輕清之臟、內無濁
邪、故舌苔不厚、或微有淡色、黃白薄苔、先解衛分之
邪、宜薄荷、荊芥、紫蘇、杏仁、貝母、葱豉之類、若春初木
氣未伸、亦可稍加柴胡爲使、夏令宜佐涼以救肺、秋
冬稍佐溫散、總以先理肺氣爲主、否則邪鬱入營、或

涼藥清裏力勝不能
達表開泄也

第一卷傷寒傳經論
篇末有論伏暑一節
宜參看

虛損論後有治案宜
參看

成疹子、或變昏煙、吳門葉天士先生有論治風溫二
十則、辨析營衛傳變之理、用法淺深之道、最爲精詳、
宜究心而熟玩之、此不多贅、

暑溫

暑溫者、夏至後所感熱邪也、古人分陰暑陽暑、蓋夏
至以後、相火濕土二氣交會、合而爲暑、或值時令熱
盛、或人稟體陽旺、而成陽暑之證、是暑而偏于火者、
或值時令濕盛、或人稟體陽虛、而成陰暑之證、是暑

寒鬱則能化燥濕蘊
則能生熱故雖同爲
陰邪而爲病各異所
以傷寒內傳變熱大
便則燥結暑熱大便
雖不解其解時必溏
以濕邪壅滯故也

而偏于濕者非同傷寒之陰證也昔人每用姜桂附
子治陰暑若冷香飲大順散等昧者或與傷寒陰證
同論則大誤矣因六氣之中寒爲陰濕亦爲陰雖同
屬於陰而二氣爲病不同治法迥別豈可混乎若偏
于火而名暑溫者旣爲火邪先傷肺金肺主氣氣傷
故脈虛無力肺主皮毛故皮腠開而自汗汗多火爍
津液耗而口渴喜涼飲宜白虎湯爲主小便不利者
佐六一散或益元散以辛涼甘緩之法清熱救肺或

氣傷而喘必加人參或金匱竹葉石膏湯若過飲停蓄腹滿者桂苓甘露飲最妙如汗多脈弱宜生脈散日久氣傷宜東垣清暑益氣湯此大法也倘內有伏熱如叔和所云冬傷寒邪至夏變爲熱病辛苦力食之人多有之如上提綱中所論者又感暑熱而新久之邪并發其勢暴厲一二日卽昏狂大渴或發斑疹或吐血衄血必大劑寒涼如白虎三黃涼膈犀角地黃三承氣等審證選用若僅感時令暑熱而無伏邪

何至如是迅暴故辛苦之人則有之膏粱中鮮矣不可不知此理也

濕溫

濕溫者以夏令濕盛或人稟體陽虛多濕而感四時雜氣遂成濕溫雖四時皆有而夏秋爲多濕熱二氣膠粘淹纏難愈如從下受則足腫體重上受則頭目昏悶胸滿腹膨乍寒乍熱胃不思食渴不欲飲大便溏泄頻而不爽小便黃赤短而不利或變黃疸或化

若寒濕在表當用汗
解如仲景之麻黃連
翹麻黃附子等法是
也暑濕膠粘而在半
表半裏故汗之反傷
而邪不出

瘧痢皆濕熱二氣合病也良由清陽不振陰邪竊踞
故宜苦溫芳香以宣三焦氣化使小便通利爲法如
藿香正氣五苓六和消暑九等方審證選用仲景言
濕家忌發汗指濕熱在裏者因其膠粘之邪汗之徒
泄津液傷元氣而邪仍在反變壞證矣旣爲膠粘之
邪故寒滯之藥亦不宜用若見腹滿妄用大黃攻瀉
則更傷腎元敗脾陽脹必愈甚而至危殆故又不可
下也其或濕盛熱輕尤當用辛熱如姜附之類使陽

世俗習焉而不察若
此類者不可枚舉

氣克振而佐二苓滑石等以泄其濕兼表分者可加
防已赤小豆木通之類此大法也吳門薛生白先生
有濕熱條辨三十五則論治甚詳宜參究之其黃疸
瘧痢等各按本門論治可耳夫陽暑爲火陰暑爲濕
無汗身熱爲邪閉有汗熱渴爲津泄表裏虛實辨別
宜清驅邪養正不可混施每見世俗以香薷飲爲治
暑通套之方病家不知其害醫者以爲成法可免褒
貶而不知香薷辛淡而熱爲暑門發汗之品如傷寒

最要詳審

門之麻黃也不辨有汗無汗表裏虛實而混用之其害多矣若黃連瀉心火厚朴溫中開胃原爲治濕熱之藥而不可治暑溫火盛傷氣之證以其苦燥傷陰則熱反不退而化燥病矣臨證者幸詳辨之○以上四證雖源流不同但有互相兼病者必參合諸證而施治法知常通變神而明之存乎人耳

瘟疫

瘟疫者由六氣錯雜穢惡釀成邪既深重原非輕藥

又按東垣治大頭瘋制普濟消毒飲方是涼瀉上焦法世皆遵用鮮知辨別丁亥春有貧婦人年逾五十身發寒熱頭腫如斗目閉鼻平頸以下肢體皆不腫胸悶不食醫用消毒飲不效繼投大黃更厄困邀余診視脈弦遲無力面晦無澤唇舌皆淡白

能治、然人稟體究有虛實不同、亦不可概施攻擊、吳又可論證頗詳、而立法未免偏于峻猛、或更辨證未確、將暑濕風溫等、誤作瘟疫而治、則病輕藥重、戕賊何堪、余見世俗蹈此弊者不少、良由又可必究六氣變化之理、混指一切溫病爲瘟疫故也、康熙間、上元戴麟郊先生、推廣吳又可之論、而著廣瘟疫論、其辨證要法有五、學者最宜記取、一曰氣、瘟疫病氣、臭穢如屍氣、與衆病氣不同、二曰色、其面色垢滯而晦、三

微有薄苔余曰經言面腫爲風陰經不上頭面此風邪客三陽經也且脈證虛寒不鮮其陽經風邪反涼瀉其內無怪益因矣乃重用荆防柴葛散風佐牛旁杏仁厚朴利隔清痰加干姜甘草溫中以解涼藥服兩劑病減思食又兩劑口開腫消寒熱退

曰舌其苔厚濁滿舌初起白如積粉旋變醬色或黃或黑四曰神其心神憤憤似夢似醒躁擾不安問其所苦不能清楚以告五曰脈初起脈多沉數至數模糊不清或弱或伏皆由穢濁之邪壅蔽膜原神氣昏蒙故也有是五者方爲瘟疫初用達原飲開泄膜原使邪傳化傳化之後其脈象即不模糊沉伏矣倘五者之中止見二三或係暑濕風溫等證不可便作瘟疫而用重藥凡治疫病於應用方中必加芳香逐穢

而粥食大進調理數日而愈夫治病不辨脈證但執古法以求效難矣故仲景垂教惟死脈證不執死方未知仲景書者亦不自知其誤也凡余所治疑難各病而愈者多貧苦人若富貴中病勢既重日必三五醫多方雜試鮮有能愈者以此見禍福之

醫門考略 卷二
亦須量其虛實未可如又可所謂必用大黃方能祛邪但將風溫暑濕等證辨明庶免病輕藥重之誤也乾隆間有山東劉松峰先生者編次吳又可之論潤色而增益之稱又可爲治瘟疫之聖與靈素仲景鼎足千秋又言又可以內經冬傷於寒春必病溫爲非者最確冬傷於寒當作冬傷於汗以冬令多暖出汗至春必多瘟疫之病已嘗試驗者也予觀又可以一時治驗之證自謂千古不易之法遂以一切溫病爲

權在造化非醫所能
爲力也虛谷自記

又觀素問天元紀大
論至本病等篇數萬
言詳論五運六氣偏
駁勝復而致諸病因
其偏勝抑鬱久則化
疫化厲而病六氣致
氣有五行不同故有
金疫木疫水火土疫
之分若吳又可所論
是內經之土疫一證

瘟疫實不明陰陽六氣變化之理獨逞臆見以內經
爲非乃強不知以爲知者也若又可而果聖耶旣以
內經爲非則必聖于軒岐仲景矣不止鼎足而已使
又可而聞此言也不知何以自處乎今軒岐仲景之
書具在請與又可之論比而觀之果可鼎足千秋否
乎天下後世必有能辨之者予可毋贅焉若冬傷於
寒可以改作冬傷於汗則春傷於風夏傷於暑可以
改作何字乎自古及今果有傷汗之病名否乎余誠

耳土爲濕化而居中
故邪蓄膜原走中道
而傳三焦土爲萬物
所歸故濁邪滙聚蘊
釀成病其發也徐而
持以濁邪粘滯故也
每見有朝發夕死或
抽搐或昏厥而暴厲
者卽經所云火疫木
疫之類蓋木火性陽
而卒暴也由是可知
五疫之邪必有相兼

淺陋未之聞也且余嘗客粵東高雷等州無冬不暖
無人不汗卻未見春必病瘟疫也總之陰陽六氣偏
駁倚伏變化多端必求理之所在斷非臆見揣度所
能知不悟己之不明反以經語爲非過矣此所以說
愈多則經旨愈晦而聖道愈衰後學之惑愈甚而醫
風愈下則生民之厄愈重也可慨哉

或問薛生白先生條辨內有諸證皆退惟目瞑則驚
悸夢惕餘邪內留胆氣不舒宜酒浸郁李仁姜汁炒

有單病變化莫測或爲痧脹或爲瘡痢凡一方中病狀相類者皆爲疫邪重者沿門比戶皆病故其病形在一處而四時不同在一時而四方各異者總不出此五運六氣偏駁勝復所致也然則又可且未詳究經旨不過一時經歷五證中之一證卽謂

棗仁等一則卽製法得宜得不嫌其畱滯乎請示之
答曰藉酒氣之濕熱與郁李之滑利導去濕熱之邪取同氣相感之理也驚悸夢惕魂不藏肝棗仁酸先入肝而能安魂爲慮酸能斂邪故製以姜汁之辛辛散爲陽酸斂爲陰一辛一酸二味相和得一陰一陽闔闢之道陰陽闔闢而肝之血氣以和則魂安邪去無驚惕之患藥雖平淡無奇製法極臻妙理然亦不過示人規矩要須隨證變化予卻

一切溫病皆係瘟疫
反以經論伏邪發病
爲非而不自知其疎
淺也 虛谷自註

不慮其畱滯防其太溫蓋相火寄于肝胆姜汁棗
仁性皆溫熱故當臨證審察或宜佐以涼肝耳
或問王叔和撰傷寒例中云冬傷寒邪藏于肌膚等
語後世多非之如慈谿柯韻伯之超卓亦謂叔和之
謬而子獨宗其說何也

答曰傷寒例不合仲景之旨故謂其非若邪藏肌
膚一語原本內經非叔和臆說况柯氏雖多卓識
而有發明惟此論亦矛盾而不當卽如其論云以

其人腎陽有餘、好行淫慾、不避寒冷、爾時雖外傷于寒、而陽氣足禦、但知身着寒而不爲寒所病、然表寒雖不得內侵、而虛陽亦不得外散、仍下陷入陰中、故身不知熱而亦不發熱、冬時收藏之令、陽不遽發、若寒日少而蓄熱淺、則陽火應春氣而病溫、寒日多而鬱熱深、則陽火應夏氣而病暑、此陰消陽熾、從內而達外也、按此一節、旣言外傷于寒、又云但知身着寒而不爲寒所病、夫身知着寒、則

寒邪已伏藏肌膚矣、因其不發、故不覺也、又曰、叔和不知此義、謂寒毒藏于肌膚、夫寒傷于表、得熱則散、何以能藏、設無熱以禦之、必深入臟腑、何以止藏肌膚、且能藏者不能變、何以時換而變其所藏乎、不知原其人之自傷、而但咎其時之外傷、只知傷寒之因、不究熱傷其本、妄擬寒毒之能變熱、不知內陷之陽邪發現也、按此一節、言寒邪不能伏藏、藏則不能變熱、其熱爲內陷之陽邪發現、試

問寒爲陰邪、陰邪凝斂、且不能伏藏、則內陷之陽邪、又何以能藏、而至春夏發現、豈非自相矛盾乎、正爲其人腎陽有餘、或寒邪不重、故不深入臟腑而伏藏肌膚、夫冬寒春暖、天地之氣隨時而變、所感之寒、亦天地之氣、豈反不隨時令而變溫熱乎、乃言藏則不能變、何不思之甚耶、又曰、於此見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孤陽無附、而發爲溫病也、按此一節、引調神論所云逆冬氣者、卽冬不

仲景紹聖軒岐亦有
伏氣爲病之說正合
經旨後人反欲自逞
臆見異議紛紛更有
如吳又可之直闢經
文爲非者豈其智量

藏精之義與冬傷寒、春病溫者、有內傷外感之殊、
余於六氣論後答問中、已詳其義、請更觀之、若冬
不藏精而病溫者、本篇提綱中、亦經敘明也、柯氏
之意、謂止有內傷之溫病、而無伏邪之溫病、似欠
體會經旨、如止本氣自傷、何以仲聖亦言伏氣之
病、以意候之、假令舊有伏氣、當須脈之、此伏者究
爲何氣、豈本身之氣、又有所謂伏者乎、由是益可
見經言冬傷寒、春傷風等、論四時傷邪、過時發病

固能超於軒岐仲景
乎得非妄誕自矜之
流與

與調神論所言、逆冬氣則傷腎、逆春氣則傷肝等、
豈非有外感內傷之異哉、自不可因傷寒例之非、
并不察其是處而概非之也、

醫門棒喝

卷二

答問

四三

評溫病條辨

近有淮陰吳鞠通先生名瑭著溫病條辨一書宗葉氏大意從河間分三焦立法引經正名分晰傷寒溫病之異多有發明其提綱云凡病溫者始於上焦在手太陰此卽葉氏所云溫邪上受首先犯肺之旨也但將風溫溫熱瘟疫冬溫并爲一類而曰初起惡風寒者桂枝湯主之不惡寒而渴者均主以銀翹散以瘟疫改作溫疫仍古體也又謂吳又可瘟疫論未善

六氣有陰陽之異感人有淺深之殊則病形治法迥乎不同辨之不可不精庶劑藥病相當所以仲景之辨風寒證治微妙入神情乎溫暑各條闕失不全又多混入傷寒條口後人未能深得其旨欲思效法而論溫暑證治則辨別未精雖有善法與病

而達原飲一方過於削伐甚謬予按此論不能允當若又可立法雖偏其達原飲一方猶爲恰當不可非之何故蓋風溫爲輕清之邪從皮毛口鼻而入鼻爲肺竅皮毛肺之合也故肺先受傷人感虛風賊邪而當溫暖之候卽成風溫之病四時皆有溫重卽熱病也故如溫熱冬溫等名皆可以風溫二字括之不必另分名目以省繁惑惟春爲風木司令而氣候溫暖故風溫較三時爲多耳若瘟疫一證由五運六氣主

不合無所用之是故
學者必先究心六氣
陰陽之理伸景辨明
脈證之語苟能深悟
其旨則風寒溫暑證
治雖殊理法則一自
不爲似是而非之說
所惑也

客流行、剋賊偏駁所致、如六元正紀大論所云、辰戌
卯酉丑未巳亥等歲、或云民厲溫病、或云厲大至、民
善暴死等、卽後世所稱瘟疫也、古無瘟字、溫瘟義同
所謂厲者、狀其氣之凶、暴病之危、速或因穢汚之氣
與時令之邪、蘊釀而成、故方書又有溫毒之名、亦卽
溫厲之意、曰毒曰厲、總形其邪之惡耳、是以瘟疫一
證、病勢甚重、初起卽厚苔滿舌、邪伏膜原、盤踞深固、
須達原飲、始能開其濁結、使之傳化、故又可有九傳

之說、慙敘證狀甚明、而與風溫大有不同、非輕藥所
宜、且葉氏所云溫邪犯肺、正指風溫而言、故肺先受
傷、今觀銀翹散方、亦輕清開肺治風溫之藥、以之治
瘟疫、則病重藥輕、疫邪結于膜原、而用開肺之法、則
病深法淺、皆非所宜矣、況桂枝湯本治風寒之方、用
治風溫已不甚合、若瘟疫初起、或有惡寒、多因濁邪
內結、營衛氣壅、表陽不宣之故、即使外有微寒、而以
達原飲開其內結、使營衛氣通、內邪外達、則微寒亦

散惡寒自除。豈可用姜桂之辛熱更助熱邪。甘芍大棗之甘溫反壅氣機乎。可知桂枝銀翹兩方均不可以治瘟疫。斯則鞠通辨證未清立法不當。非又可之方不善也。又上焦篇化斑湯下方論之後曰。按吳又可。有托裏舉斑湯。不言疹者。混斑疹爲一氣也。考溫病中發疹者十之七八。發斑者十之二三。蓋斑乃純赤。或大片爲肌肉之病。疹係紅點高起。麻痘痧皆一類。係血絡中病也。觀此益見鞠通將瘟疫風溫混而

不辨、並非又可不分斑疹也、蓋風溫以輕清之邪傷肺家、輕清之臟、故初起發熱、咳嗽、喉疼、胸痛、顫脹、皆輕邪在上也、舌無苔、或有微薄黃白苔、而內無濁結也、如邪鬱不解、熱入血絡而成疹子、疹者、手太陰肺病也、若再不解、則逆傳心胞、而變神昏、癰厥之危證矣、以其邪由肺入、雖傳心胞、熱在血脈、與胃之主肌肉者無干、故風溫之邪、但有疹而不成斑也、若癰瘕者、穢濁之邪、客于膜原、膜原在肺之下、胃之上、故舌

苔厚滯以濁邪壅蔽胃口、胃熱鬱而成斑、故斑爲足陽明胃病也、如膜原之邪、由肺外達、則其結已開、邪已化、必作汗而泄、故瘟疫之邪、但有斑而不成疹也、吳又可所論瘟疫、以未見有疹、故不言疹、並非將斑疹相混也、如果瘟疫又兼風溫、則斑疹互現、偶或有之、然膜原在裏、邪結膜原、須用重藥以開裏結、則表氣亦通、斑化而疹自消、倘用輕藥清肺治疹、則裏結不開、疹亦難化、非其法矣、若風溫之邪、不兼內濁、非

瘟疫證則發斑者十無一二故鞠通言溫病發疹十之七八者實爲風溫而非瘟疫豈得與又可之論相混哉又可混稱一切溫病爲瘟疫是指鹿爲馬鞠通又將瘟疫作風溫而治是以馬爲鹿其失均也且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以伏寒化熱乘春陽上升而發爲溫病故名春溫仲景所云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是也以其內熱故初病卽渴以邪非外感故不惡寒與風溫之邪由外感者又爲不同鞠通亦

不辨析論治、各證源流未清、故立法不能盡當也、

又上焦篇論溫瘧一條曰、骨節疼痛、時嘔其脈如平、但熱不寒、名曰溫瘧、桂枝白虎湯主之、此雖本於金匱之文、但其自註云、陰氣先傷、陽氣獨發、故但熱不寒、令人消燄肌肉、又次條論瘧瘧曰、但熱不寒、或微寒、多熱、舌干口渴、此乃陰氣先傷、陽氣獨發、名曰瘧瘧、五汁飲主之、以上兩條、一論溫瘧、一論瘧瘧、乃同云陰氣先傷、陽氣獨發、兩證無所區別、互相牽混、按

內經曰、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故先熱而後寒、名曰
溫瘧、又曰陰氣先傷、陽氣獨發、故但熱而不寒、令人
消燂肌肉、名曰痺瘧、是溫痺兩瘧、因既不同、現證各
異、而有內傷外感之分、金匱論痺瘧、文與內經同、論
溫瘧、稍有簡異、亦不與痺瘧牽混、蓋內經論病源、金
匱論治法、文雖不同、意不相遠、鞠通將痺瘧經文、作
溫瘧註解、兩證牽混不分、豈未讀內經瘧論耶、又如
下焦篇有一條云、秋濕內伏、冬寒外加等語、牽引經

一、成於嘉慶年間
至道光乙酉夏初
吳鞠通先生到吾紹
余將此稿託友請教
鞠通先生而鞠通竟
無回報不知其意究
爲然否想海內不乏
高明定有能鑒別者
也虛谷記

文作證、尤乖義理、予另有素問辨疑一篇、再請明者
鑒定何如、

再按鞠通云、凡病溫者、始於上焦、在手太陰、故立銀
翹散爲主方、又可論瘟疫、邪結膜原、故製達原飲爲
主方、此如仲景之論傷寒、脈緊無汗、主以麻黃湯、脈
緩有汗、主以桂枝湯、蓋邪既不同、感有深淺、而方藥
之輕重各異也、夫風溫爲輕清之邪、傷肺家輕清之
臟、故從手太陰始、瘟疫爲穢濁之邪、故傷胃口而結

於膜原、因胃爲水穀之海、濁味所歸也、鞣通旣云從手太陰始、是論風溫之證矣、銀翹散皆輕清之藥、是治風溫之方矣、乃將瘟疫并爲一類、而議吳又可之非、則不自知牽混之誤、反論他人短長、蓋亦踈矣、或問募原在胃之上口一說、請細悉之以定其處、否則恐認膈膜爲募原、

答曰、詳原字之義、似指軀壳內空濶處也、因其空濶、故能蓄邪、經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

則空濶處無過上焦肺胃之間以其蓄積陽氣而無濁滓所聚故云如霧而又稱氣海也素問舉痛論云寒氣客於腸胃之間膜原之下小絡急引故痛按此言腸胃之間膜原之下則指膜原在肺下胃上之間矣又瘧論云邪氣內薄五臟橫連膜原旣云內薄五臟則在軀壳以內橫連膜原猶在臟腑以外是膜原爲半表半裏之界而在肺下胃上與膈膜逼近由此觀之竟以膈膜爲膜原似乎不

可、若定謂膈膜非膜原、實亦相連屬也、卽如風溫、
輕清之邪、受於手太陰經、內連胸肺、則咳嗽胸悶、
而無舌苔、或不妨食、若感濁邪、如瘟疫及濕溫之
重者、則必脘痞惡食、舌苔厚膩、以其近於胃口、故
昔人謂邪客膜原也、因在表裏之界、故邪從中道
而走三焦、則表裏之藥皆不宜、所以吳又可有達
原飲之制、旣非手太陰證、豈吳鞠通之銀翹散所
能治哉、況著書立說、原爲明道濟人起見、而理雖

無窮、是非一定、故愈辨、則理愈明、余又何敢自信、故亦廣求駁正、以期大明斯道、不亦爲天下後世之一助乎、

評王於聖慈航集

近時王於聖先生、名勳、著慈航集醫書、惟瘧痢二證、
原經立論、猶爲合理、其所定六十年花甲之方、竊恐
未可爲憑、蓋司天在泉之氣、主病有應、有不甚應、以
其主客運氣、轉旋互換、相制相生、而有勝復偏駁、變
化之理甚微、又兼人之體質、陰陽強弱、皆各不同、故
病之變態、莫能測料、即使洞明運氣之理、亦不能拘
之以測病論治、而況於聖、於六氣病變之理、尙未甚

刻舟求劍失之遠矣

明、烏能洞悉主客運氣流行之微妙乎、是故必先究明六氣之理、審其因於何氣之邪、傳變之證、然後方可名病製方、而司天在泉之理、亦不出六氣變化之中矣、然則何以見於聖未明六氣爲病之理耶、觀其春溫論曰、春溫者、春日過暖、萬物發生之時也、猶如春花初放、偶受霜雪之侵、寒冰凍結、其花盡殞、若不就日之陽和、則漸焦枯、更向陰處藏之、豈望其發生乎、此因寒證用寒藥之誤、今將天時以比之、則知寒

上辨證論治往往
定而非故學者必
仲景之書苟能
理法自有得心
之妙返觀諸家
說則瑕瑜立辨舍
而用其長庶免
之其也

涼不可輕投矣。余按此說，比之以春花受霜雪而殞，
又云寒證用寒藥之誤，直是論傷寒而非論春溫也。
霜降以後，春分以前，皆有傷寒之證。如果審係寒邪，
自當溫散，否則胡可妄投。且寒爲陰邪，溫爲陽邪，病
源不同，治法迥異。旣論春溫，豈可與傷寒牽混。此其
不明一也。而況溫病之中，更有源流不同。如春溫者，
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以其伏寒化熱，乘春陽上
升，熱由內發，故名春溫也。今云寒證用寒藥之誤，是

爲陰證傷寒矣、豈春溫之謂乎、又如風溫、暑溫、濕溫、
瘟疫等證、皆各不同、以其非傷寒之證、故均名溫病
耳、論中又曰、風寒暑濕皆係陰邪、並非火證、俱用溫
劑、燥火二氣雖係熱邪、初病總因受寒而起、先要溫
散寒邪、然後方可清其燥火、要知外逼寒邪、內伏燥
火、故初治宜溫散、內火亦從汗解矣、若據此說、則六
氣之病、俱當用溫藥、竟無陰陽之分、尤爲非理、此其
不明二也、夫治病者必審其現證、寒者熱之、熱者寒

之藥隨病變朝夕不同惟求其當而已。今既云燥火二氣係熱邪，又云初病總因受寒而起，先要溫散，豈有既成熱邪，不顧現在之證，反以初起受寒爲憑，而仍用溫散之理，如傷寒傳裏變爲熱邪，必用白虎承氣，冬傷寒而春病溫者，伏寒化熱，熱由內發，急當清裏，豈可謂初病因於傷寒，而仍用麻黃桂枝等湯以溫散乎？仲景之法，全在審證立方，其邪既變，故方藥亦變，是以有一定之理，無一定之法，有一定之方，無

一。定。之。病。無。一。定。之。病。故。方。之。宜。否。必。當。隨。時。審。證。
施。之。得。宜。庶。幾。無。誤。豈。可。稍。有。偏。執。哉。而。况。六。氣。之。
病。陰。陽。各。異。寒。者。止。居。六。中。之。一。而。春。夏。秋。風。火。濕。
熱。等。病。不。啻。倍。蓰。何。以。見。總。因。受。寒。而。起。耶。若。云。外。
逼。寒。邪。內。伏。燥。火。此。傷。寒。論。中。大。青。龍。湯。之。一。證。大。
青。龍。湯。中。有。石。膏。亦。非。純。用。溫。散。既。爲。燥。火。之。邪。若。
執。溫。散。之。說。非。但。不。能。作。汗。必。至。發。狂。斑。爛。禍。不。旋。
踵。矣。內。經。明。言。寒。爲。陰。風。爲。陽。而。火。濕。合。氣。則。名。暑。

今將風寒暑濕概指爲陰陰陽不明則六氣變化之理自不能辨無怪乎以傷寒而作春溫也夫傷寒之病霜降後至春分前則有之餘時縱有暴寒其氣輕淺不須用麻黃等湯卽不可名傷寒不過感冒而已若大江以南更少正傷寒證寒邪旣輕旋隨時氣變成溫熱是故四時中病外感者風溫濕熱十居七八而正傷寒罕見二三也可笑世俗無論方士不拘春夏但見發熱頭痛卽名傷寒徒執難經傷寒有五之

一語因名味實六氣不分陰陽不辨以藥試病淆誤已多若再以諸病總因受寒而起先要溫散之論橫於胸中害難勝道矣若溫病之發熱頭痛與傷寒雖同而傷寒必甚惡寒須俟邪解方休以其爲陰邪也溫病則不惡寒或反惡熱或初起微有惡寒一半日卽不惡寒而變熱以其爲陽邪也陰陽之象迥然可辨而治法大異胡可稍涉疑似哉

醫理精微通乎造化若以庸庸之資雖研窮畢世

莫識其端，豈可以一知半解，輒欲著書立言，似是而非，悖經害道，俾淺學效法，而災及生民，流毒後世，嗚呼，可不愼歟。

醫門精略 卷二

千金方房術論

夫言以載道、而言之得以流傳千古者、書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是道賴書以明、所以害道者、亦書也。嗚呼、著書固難、讀書不尤難乎、書之無關人心、風俗、生民性命者、勿論、其關人心風俗、生民性命、而言之顯然悖理、人皆能辨之、猶不足以害道。若夫似是而實非、似真而實僞者、其爲害道也大矣。正人心而善風俗、儒者之書也。佐造化而保性命、醫者之書也。

儒者醫者皆當如此

也。世上之書，孰有重於斯二者乎？韓子曰：非聖之書，不可讀。然諸子百家，多有羽翼聖經，啟迪後進之功，亦有不容盡廢者。善讀書者，要當先讀聖經，以明其理，理明於心，後讀諸家之書，則純駁自分，真偽立辨。此所以信其所可信，不盡信其所不可信，必以聖經爲標，則而準之以理也。卽如醫門諸子，若唐之孫真人，思邈，亦可稱亞聖矣。著有千金方。國初張路玉先生，爲醫門大賢，疏千金方爲衍義，其中闡幽發微，

主理名言

功難殫述，卽有小疵，誠非淺學所能窺，宜無悖理害道之說雜於其間，必可信矣。乃於二十七卷養性門尾後，立有房中術一條，以御女而採陰補陽爲益壽長生之術，無論其術驗否，當知天地間未有行悖理喪良之事，而反能益壽長生者，其爲害道邪說顯而易見。豈有賢如孫真人爲此害道之邪說哉？必由好奇之人，摭拾附會以僞託耳。後賢因過信孫真人，遂不辨其僞妄而反衍之，蓋亦千慮之一失也。以丹溪

之明始猶據理而論言人之生心火居上腎水居下水升火降生意存焉醫者立教恬淡虛無精神內守所以遏火之動於妄也君火不妄動則相火守位焉有燔灼之虛燄飛走之狂勢也哉然而卒不辨其爲僞繼又矛盾以圓其說曰易兌取象於少女兌悅也遇少男艮爲成咸無心之感也艮止也房中之法有艮止之義焉若艮而不止徒有戕賊何補益之有竊詳千金之意彼壯年貪縱者水體非向日之靜也故

著房中之法爲補益之助此可用於質壯心靜遇敵不動之人也苟無聖賢之心神仙之骨未易爲也余按丹溪之言亦知此方之不能無弊曲爲之說意非不善惜乎見理未徹不敢直斥爲僞而游移其詞反致矛盾遂使後世妄人貪生延壽邪說彌增邪行愈熾至於敗德喪命莫能數計甚可悼也夫易以奇耦表陰陽之象無心之感者卽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此聖人論天理之微妙必

待人欲淨盡而後虛靈明徹豁然感通。苟有一毫思爲。則此心壅滯已蔽其明。不能通乎天人合一之理也。其云少男少女者。用喻陰陽生化之道。出乎天理流行之自然。良其背不獲其身。則此心寂然無一毫人欲之萌也。今云房中之法。有艮止之義。是以愚夫愚婦熾然之欲念。比聖人虛靈明徹寂然不動之心。烏乎可哉。且言可用於質壯心靜。遇敵不動之人。苟無聖賢之心。神仙之骨。未易爲也。試問旣已質壯心

靜藥餌且不須何勞採補乎天下古今豈有行悖理
喪良之事而稱聖賢者乎亦未有採人垢穢可資成
仙之道者也夫欲念動而陽始舉今日心靜又曰不
動既心靜不動則陽何能自舉陽不舉則焉能行採
取之術何矛盾之甚耶且如道家金丹等書亦莫不
痛斥採補爲邪術何況儒者而反牽引經文爲彼左
證不幾於侮聖言乎由是言之孫真人旣成仙道斷
無如斯邪說流傳其爲妄人僞託顯然必不可信而

丹溪之說似是實非、易於惑人、尤不可以不辨。吾願天下後世有司命之責者、讀古人書、當以聖經爲標、則而準之以理、勿過信其所不可信、庶不貽害道之禍。則人心可正、風俗可善、造化可參、而性命可保也。夫、

語曰、仁者壽。又曰、仁、人心也。是故欲得長生者、惟求吾心之仁而已矣。吾欲仁、仁斯至矣。求在我者、也。愚者舍本逐末、肆欲妄爲、喪其天良、本爲貪生、

反速之死誠可憫也。皆由邪說流傳昧者不辨甘蹈水火而不悔。毒害何可盡言。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凡邪說之惑人。每假聖賢仙佛名目。雖有智者。往往亦爲所愚。故如張路玉、朱丹溪諸賢。猶不免墮其術中。則知世之遵信堅固而不可拔矣。一旦欲闢其謬而辨其僞。使人翻然悔悟。則非具過人之識。見理明徹者所不能也。今觀先生此論。不獨析理精微。如老吏斷獄。邪僞立辨。而救焚拯溺。

爲普渡慈航其有功人心世道豈淺鮮哉

虛損論

治虛損者先辨陰陽次分上下陰虛者最忌助氣陽虛者大禁寒涼上損則清金爲先下損必固腎爲主此千古不易之成法也其有陰陽兩虧上下交損者當權其輕重緩急而進藥有先後之次序焉但其病狀變化無方而理法通微入妙若不明先天後天生化之源臟腑剛柔偏勝之弊則莫知其緒而辨證不確投劑無功矣夫陰陽之氣稟於腎元生化之權操

乎脾胃故腎元虧損稟質不足者全賴脾胃生化以滋培難經謂上損至下下損過中皆不治以脾胃既敗無法可施也然脾胃之能生化者實由腎中元陽之鼓舞而元陽以固密爲貴其所以能固密者又賴脾胃生化陰精以涵育耳經曰陰平陽秘精神乃治卽此之謂也是故脾胃與腎元並重用雖二而體則一也但陰陽雖稟於腎而生生之氣出於肝胆清陽自左而升陽生於陰也脾土健運而胃氣下行濁陰

以機樞三字直爲治
虛要法亦爲治虛
損秘訣也然必悟徹
此三字之理而後陰
陽可調升降可順根
本可固營衛可和氣
血可平則神志爽而
起居安何虛損之不

從右而降陰生於陽也此一升一降實爲陰陽旋轉
之機樞而與天地同其造化者故天地節序有遷移
而人身氣血亦應之虛損之人氣血既虧陰陽運行
不能循度動多窒滯故欲培其根本必先利其機樞
若不知此而徒用呆補之藥則氣血愈鬱反增其困
或致脹悶或致泄瀉皆由機樞之不利也然則何以
利之乎曰清氣出於肝胆肝胆木也性喜涼潤而條
達故宜疎利勿壅遏也宜柔潤勿剋伐也風以颺之

愈哉既悟其理非徒
曰虛者補之而已

雨以潤之、木有不欣欣向榮者乎、脾爲陰土、喜香燥而溫暖、暖則陽和敷布、健運不停、胃爲陽土、喜滋潤而通暢、暢則飲食以時、脾氣鼓動而化精微、生津液、津液周流、濁滓下降、濁降清升、機樞自利矣、若肝陽過升、胃氣被逆、或脾氣困弱、飲食難消、皆當隨時審察者、故治虛損而不知緩急先後進藥之序者、未可與議也、補偏救弊、轉危爲安、雖在良工之用心、尤要病者之調護、不然功不逮過、亦徒勞耳、○再按虛損

因不覺而見小效故
無不確信爲虛而釀
成痼疾矣

有真假之分，尤不可不辨。本元虧爲虛，臟真傷爲損。故總名內傷，如前所論是也。若假者，似是而非，或不辨而誤服補藥，變成敗壞之證，反不可治矣。姑舉數則，餘可類推也。一凡心跳頭眩、夢寐不安者，世俗多作虛損，怔忡而用補劑，不知有痰凝氣滯、鬱火沖動者，一投參地棗仁、萸肉等藥，初不之覺，或見小效，而濇補之味，漸漸歛痰，入於包絡，旋發旋重，或變風癇，抽掣不省人事，甚則癲狂，不可救治。夫虛損而至怔

忡者、先因腎虧、勞心耗血、水不濟火、虛火上沖、心神動惕、血不養肝、肝風上冒而頭眩、其心腎之脈必動數、虛大、肝脈急強、乃爲木火偏勝、陰血虛損之象、若因痰凝火鬱者、外證雖似、而脈則迥異、尺部沉靜如常、兩關寸沉遲弦澀、以其清陽不振、氣滯痰凝故也、或因觸怒勞心、心肝火動、爲痰涎鬱遏、火不得泄、則亦如怔忡、甚或昏厥、但用理氣清痰、則鬱火解而病自愈、當其病時、寸關沉滯、而尺部或見浮大似虛、此

脈理甚微故必反覆推勘

進藥有先後次序

淺學未能明察皆爲小愈所迷至死不悟其故也

正因涎濁阻於中焦而下焦陽氣不能上達之故非爲真虛但理中上二焦使氣順痰清其尺脈亦即平復如果細審有兼腎虧者亦必使關寸之脈調達而無濁涎所阻方可滋補否則氣血未滋而痰涎更結矣一凡咳嗽或因風寒外閉而嗽痰或因風熱內客而干咳若作虛損而誤補則邪氣內伏反覺小愈於是醫者病者皆信爲虛更進補藥邪與氣血膠結如油入麵神丹莫療或邪久鬱動火而吐血則更認爲

一誤而至百誤愈誤
而愈迷終至不救而
已

尺既不虛則肺火自
盛可知

勞損或邪火走注一身皮肉筋脈皆痛則認爲血枯
或肺氣窒塞聲閉不出則認爲啞勞而不知由假成
真至死不悟可勝悼哉夫虛損咳嗽雖亦有發熱之
證然咳聲無力兩頰常紅其尺脈空虛而數肺脈虛
大並不弦滯皆由腎傷水耗相火上炎犯肺方可用
二冬參地之屬若脈雖弦數肺部沉滯此風寒外閉
或肺脈雖大而有力尺部不虛是邪鬱化火皆非虛
損而當清理泄邪其初起必有惡寒發熱之狀且虛

虛勞咳嗽其聲嘶而無力

勞咳嗽由漸而來外邪咳嗽卒然而至迥有可辨也一凡吐血其因甚多或因用力動火須用和絡化痰固氣調中或因暴怒氣逆動血須順氣化痰或因外邪鬱火沖動或受熱邪動血皆當清邪化痰今觀世俗多不細辨一見吐血率用二冬二地阿膠等類其因用力及暴怒動血者得涼潤膩補血雖暫止痰遂結於絡中續生新血不能循行歸經滿則必溢故逾時復吐吐則又補愈後又發旋發旋重終至不救其

初治失當必成病根

或虛或動二者必見
其一審因尤爲要著

因外邪吐血而誤補者、變證尤多、以上諸弊、余目擊
不可數計、竭心力治之、全愈者十無一二、半愈者十
無三四、或吐血雖不發、而咳嗽終身不瘳、帶病延年、
卽爲萬幸、醫者不悟、自以爲是病者、畏虛甘於補死、
殊不思虛損吐血、總因肝腎同傷、尺脈必然虛動、雖
暴怒傷肝、肝脈大而尺脈不虛、旣非虛損、其血出於
胃絡、必當審其所因、以清理化瘀爲主、瘀化氣和、其
血自止、飲食調理、漸可復元、與其誤補而成病根、何

吾見死於此二說者
不知凡幾矣傷哉

病家無可折衷既不
知醫理不能不禱鬼
神其情亦可哀也

如勿藥之爲善乎嗚呼余豈好辯哉蓋不得已也若
不明六氣外邪之脈證則實者誤補不明人身陰陽
虛實之脈證則虛者誤攻是故慣於用補者旣不識
外邪證治之法乃曰但補其正正氣旺則邪自除猶
君子多小人自退也其慣於用攻者不知實中挾虛
之證治乃曰攻邪所以救正邪去則正自復也二者
各執一說似是而非病家惶惑莫知所從不得不禱
於鬼神而求神藥或用香灰代藥散噫理之灼然可

世多虛實錯雜之病
乃止有治純虛純實
之醫故人不死於病

明者猶難取信而欲希驗於冥冥中其誠果能感格於鬼神乎夫正虧爲虛邪盛爲實正虛者有陰虛陽虛氣虛血虛之異陰陽虛者須培腎元以陰陽蓄於腎也氣血虛者須調脾胃以氣血生於脾胃也邪實者有風寒暑濕燥火之不同受病有臟腑經絡表裏之深淺而用藥有輕重緩急之別也然純虛者補之尙易純實者攻之不難無如純虛純實之證少而虛實錯雜之證多也正虛挾邪執用補法則錮其邪執

則必死於醫殆亦世
道人心之千古所以
天假仁術以殺之乎

用攻法則正氣脫不知此理動手卽乖故必審其陰
陽氣血孰者爲虛經絡臟腑何處受邪權其輕重緩
急或攻多補少或攻少補多隨證設法惟求恰當是
故古方補瀉同用寒熱並陳者甚多內經所謂複方
也世俗習於時尚而昧古法反以爲怪而不敢用凡
遇虛實錯雜之證則束手無策也夫攻邪所以救正
補正卽可祛邪原有至理但必辨析未可混淆若各
執一說而相牴牾其害則同假如風寒之邪初入經

絡邪鬱在表身中陽氣不伸故身熱頭痛但用辛溫發散表之汗出則身涼而愈又如熱邪內結腹滿堅痛其人元氣不虧可用大黃等藥攻下則邪去而安此皆所謂攻其邪邪去則正自復也如或雖汗邪不能退或屢表不汗神氣委頓此中虛不能勝邪須用參芪歸芍之類佐以疏散補托解邪則汗出身涼又如下元素虧初感風寒卽入陰經但冷不熱或厥逆腹痛下利清穀當用姜附理中等湯以扶元陽則風

邪之陰陽清濁不同
病之淺深表裏各別
則治法迥殊矣

寒自去、此皆所謂補其正、正旺則邪自除也。然此惟
論風寒之邪耳。若暑濕則又大異。暑濕從口鼻吸受、
由膜原而走中道、漫延三焦、故必分三焦論治。膜原
在肺胃間、邪入膜原、肺胃皆病、所以暑濕初感、即胸
悶不食、肺胃現證也。愈後多日、胃尚不開、或餘邪隱
伏、得食即復發、故最淹纏難愈、非如風寒邪在軀壳、
毋庸禁食、可用補法也。夫藥之入口、必先到胃、暑濕
初受、即踞胃口、雖虛弱人、不能用補、補則反鉤其邪、

醫門秘傳

卷二

虛損論

六

實非易事難淺學
道也

故必先爲清理、惟權其體之強弱、邪之輕重、以準藥
之緩峻、使邪氣傳化、正氣流行、方可清補兼施、其邪
正進退、互相勝負、此中消息、尤當細心體會、必使正
氣漸復、邪氣漸消、庶可生全、是則所云補正邪自除、
攻邪正自復者、俱不可用矣。且攻擊之藥、中於病所、
則病去、如不中病、則攻其元氣、而邪反不去、卽如暑
濕無形之邪、雖滿悶、而按之虛軟、化其三焦之氣、則
邪從小便而去、或從汗解、大黃者、迅利峻下、直走腸

胃若有形積滯結於腸胃、按之堅痛、乃可用之、或川
之不當、縱其人本元未虧、邪亦由此輕減、而元氣無
不傷殘、往往病後虛怯難復、況本虛之人、無不危矣、
且其無形之邪、本在半表半裏、攻其腸胃、則表邪乘
虛內陷、多成壞證、若又不顧伏邪在內、而執用補法、
則邪與氣血膠固難清、必至淹纏日久、終歸不起、嗚
呼、不明至理、而偏執一說以自是、則假虛假實之證、
未有能治之者、爰辨其概如此、幸明者鑒諸、

又如咽喉腫痛飲食難進莫不用涼藥也。不知有虛陽上炎者服涼藥即死。余在粵東曾治四人而兩人用桂附八味加牛膝牡蠣等而愈。有兩人先傷涼藥殘燄無存雖用桂附等竟不能救。然必辨之的確。若實火誤用桂附則立斃。蓋實火在心肺間。

真寒假熱治案

丁亥春仲有七十老人數年前患瘧病根未除每至夏秋則發去冬至春忽病嘔吐戰振筋脈掣痛愈後屢發或見其小便黃赤大便干而少面有紅光謂是肝鬱化火火逆犯胃作嘔胃陰不足故小便黃赤大便干少也余診脈虛濇少神觀舌苔白腐而厚因言中焦虛寒濁陰聚胃故嘔吐是胃陽不振非肝火作逆胃陰不足也病家惶惑未知孰是余遂辨之經曰

故但喉旁腫硬其色紫赤而懸雍不甚下垂懸雍屬腎故虛火必懸雍下垂甚長喉旁腫亦軟而色不紫赤僅紅或淡或痰涎蒸而腐爛實火尺脈沉實寸關搏指而不流利以風火內閉故也虛火脈必無力或數或遲尺部無根以此爲辨或虛火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又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是小便之行、必由三焦氣化而出、三焦爲少陽相火、故火盛則小便黃赤、火衰則小便清白、此常理也、然經又言、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中氣不足者、中焦虛寒也、小便反變黃赤、何也、中有妙理、若不細心體會、欲得其旨、豈不難哉、倘不辨明、或本虛寒而見小便黃赤、誤認爲火、而用涼藥、或係火邪、混引經文中氣不足之語、誤用溫熱、其害

而兼外邪須先表散
外邪再用引火歸原
之法虛谷自註

知常通變非悟道者
不足以語此

均也夫火炎上水流下自然之性也故火有餘者必先盛於上而後盛於下水有餘者必先盛於下而後盛於上此常理也然水激之可使在山失其就下之性火若以寒冒之則屈伏在下失其炎上之威三焦者相火用事熟腐水穀而化精微生津液而通水道故名爲焦取火熟物之義相火足氣化行則水道通利而清濁不混故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也若相火衰弱中焦虛寒不能化氣則胃中湯飲痰

如此解經真得軒岐之髓

如此辨證方合聖經之理

自古多觀舌苔以辨證從未有道其所以然者不知所以然之

涎濁陰凝聚而衰弱之火勢必不能炎上而屈伏於下。水道不暢小便反變黃赤。此所以中氣不足溲便爲變也。其大便干而少者仲景曰脈沉而遲不能食身體重大便反鞭。同名曰陰結。此謂陰寒凝結也。世俗見大便堅難多作火治誤矣。今脈虛濇身重不思食而大便干少正仲景所云之陰結也。然則何以驗之。則當辨之於舌。舌爲心之苗。心爲君火。色本赤。三焦爲相火。脾胃爲中土。火土相生。氣脈相貫。是故胃

理則常者可識變者
難識也真者可辨假
者不辨也非深通乎
陰陽五行造化之妙
焉能知其所以然之
理哉嗚呼醫豈易事
乎何世俗之多醫耶
吾不敢過而問也

中或寒或熱或清或濁其狀其色必現於舌舌苔厚
膩者胃中陰濁凝聚也其色若黃黃爲土之本色土
有生氣生土者火火與陰濁交混而成濕熱之邪則
宜辛溫苦降以祛濁佐涼以清火若色白者白爲金
色土無生氣相火衰弱已極必用辛熱助陽化濁甘
酸培土和肝以其土無生氣故不納食胃陽不振則
濁陰盤踞濁陰已盛斷非胃陰不足矣若胃陰不足
舌紅而光無苔垢昔人論之已詳此陰陽清濁之理

確乎不易者也。口中並不酸苦，亦非肝火上逆矣。中焦濕聚，氣化不行，下焦反燥，故大便干而少也。其面有紅光，因嘔多，肺氣逆，虛火浮於經脈之故。肺氣順，其紅自退。是面紅便少而赤者，上下之假熱，舌苔白腐者，中焦之真寒。且脈虛濇，非火可知。又兼瘧病根由膜原，必有結邪，故病發嘔吐，而畏寒發戰，營衛不通也。遂用姜製半夏爲君，佐參苓、附子、干姜、生薑、桂枝、芍藥、烏梅、草果仁一劑，卽甚效。繼又去烏梅，加厚

醫門棒喝

卷二

真寒假熱治案

七三

可見治病之難差之
毫釐誤以千里真假
不辨死生反掌可不
虛心力學以免害人
之愆哉

瘟疫之脈亦有沉細
而濇似虛者但必數
正因濁邪包熱之故
其邪透達則脈路亦
清矣

朴連進十餘劑、每劑附子用至三錢、胃口開而病愈、
其大便反澹、小便反清、蓋三焦氣化、則水道行、而陰
濁下也、可知真假之辨、必以經義為準、若諸家之論、
多似是而非、不可爲據也、然白苔雖多、中寒更須參
以脈證、不可固執、卽如瘟疫初起、舌苔厚白如積粉、
此穢濁之邪包熱在內、其人必昏憤發熱、須達原飲、
開泄膜原結邪、熱卽透發、若誤作虛寒、其害不小、以
此類推、必當脈證互參、故內經云、有者求之、無者求

之虛者責之、實者責之、此辨別不易、未可但憑一端也。又如濁邪包熱者、苔雖白、其舌本必紅赤、非如虛寒之淡白也

溫暑治案

又如舌紅而光、若干渴、亦不可盡作胃陰不足、雖有苔垢而干枯者、濁邪旣結、津液又傷、必須兼養胃陰也。余在粵時、有蕭山何先生、夏月不爽、自謂受暑、食西瓜一大枚、又服涼藥數帖、後無所苦、惟胃不開、每日強飲薄粥一二鐘、甚無味、尙行動自如、小便淡

黃大便干、多日不解、胸腹無脹悶、面色如常、舌紅而光、無苔、酷似胃陰不足、但不喜湯飲、脈則浮中皆無、按之至骨、縈縈如蛛絲而已、醫者猶言有火而進涼藥、余曰、此證固非火邪、舌雖光、不欲湯飲、亦非胃陰不足、脈微如是、元陽大虧、幸而小便淡黃、大便堅固、腎氣畧爲有根、若再服涼藥、必死、遂用附子理中湯、去朮、加當歸、桂枝、以養榮、數劑後毫無效驗、又去桂枝、加肉桂、吳茱、黃芪等、連服十餘劑、依然如故、惟脈

胃不納食脈如蛛絲

似成條沉細如髮出大便些須仍干又進前藥十餘劑共服大熱藥已三十餘劑仍復如此余細思其小便通大便干則腎元未絕何以胃總不開令停藥四五日以觀之亦只如是百味烹調皆不喜粥亦勉強而飲行動如常余乃屏去熱藥重用鹿角膠佐枸杞當歸參芪苳蓉廣皮等溫潤養陽連服十劑始覺脈形稍粗飲食畧加又服十劑其胃始開脈亦漸充其間二十餘日不出大便胃開後大便一二日即解其

其人尙能行走胃開
脈粗反軟弱不能起
坐何也中有至理不
可不知蓋元氣稟於
命蒂脈者根本也肢
體枝葉也故云脈病
人不病者死以其外
強中乾虛氣鼓外不
能久也人病脈不病
者生其胃開食進元
氣漸漸歸根外鼓之
氣反少故肢體乏力

人反軟弱臥牀不能起坐又養半月始得下牀嗚呼
此真奇病也仲景曰脈縈縈如蛛絲者陽氣衰也何
公本面白氣虛之人年逾五旬而見此脈陽衰已極
然服助陽大熱藥三十餘帖全然不覺胃竟不開其
生氣幾竭矣鹿角不須一兩卽長至數尺其得生陽
之氣爲最故其功勝於桂附是桂附之熱可以勝寒
而艸木無情不及血肉有情能助生氣也
又如溫暑之邪必用涼解若其人體盛色白或不白

而脈形充矣久而氣
旺行於肢體方能復
舊也

而肌鬆者本質陽虛凡感熱邪往往涼藥不效以其
陽虛涼藥入口中氣先餒不能運藥驅邪故也此須
辨舌舌雖邊黃中必白滑乃熱邪外受中卻虛寒須
先用辛溫通陽使中陽振舌心亦黃再用涼藥即解
如兼厚膩舌苔者此熱伏濕中尤當先用辛溫開濕
倘見其熱甚驟用大涼遏其濕而火反伏必淹纏難
愈或作洞瀉則濕去一半火邪內陷變證百出不可
不知余在粵時有一體盛肌鬆之人春令患風溫身

熱頭痛、咳嗽喉疼、屢用辛涼、疎解、咳嗽喉疼差愈、而身熱不退、其邪反鬱、肢體隱隱如疹狀、煩擾不安、觀舌邊黃中白而皆滑、始悟其中寒外熱、而有濕痰、故辛涼不能解熱也、乃用二陳湯加附子一劑、其身大熱、滿舌皆黃、再用辛涼加霍朴數劑、隨愈。

又有一面白體盛人、夏月患暑溫、服涼解數帖而愈、以邪輕故也、旬日復感、自服蘇合丸、覆被發汗、津液大泄、熱邪內陷、又兼少年多欲、其脈空數無根、余告

以其走竄泄津液辛
溫助熱邪使正傷邪
陷命必傾危

以難治、蓋蘇合丸中冰麝等、辛溫走竄、治寒尚可、溫
暑大忌也、勉進甘涼薄味之藥、養陰和陽、四五日、脈
象稍轉、而尺部甚空、身熱不退、夜則譫語、天明卽清、
舌有薄苔、邊淡黃、中白滑、每日飲粥二三碗、如是十
餘日、病不增減、藥稍踈利、則委頓不堪、稍補助、則邪
熱愈熾、余不能治、病家篤信、不肯更醫、一日因換牀
起動、卽大汗口開、眼閉欲脫、余急視之、幾如死狀、細
審脈象、雖虛數無神、尙不至於卽脫、因思其二便尙

幸而如此可以權用
補法

通能進粥食胃氣未絕胸腹不脹則腑氣無礙正氣
欲脫不得不先扶本元且因多欲腎虧而粵東木火
之地肝風易熾常多瘕厥故參不能用恐助虛陽上
越則下元根脫乃用熟地一兩二錢附子四錢厚朴
二錢合二陳湯如數煎一大碗黃昏時服一半卽熟
寐二更醒後又服一半亦無所覺子後仍讖語天明
則清余視之脈稍有神而加數舌苔中心亦黃胸腹
仍寬能進粥食乃用白虎湯加細生地等連服數日

思之思之神必啓之
誠之所感如是夫

脈漸好、粥稍加、惟身熱不退、夜仍譫語、左關脈獨滯、且沉、因思晝清夜昏、爲熱入血室、血室厥陰所主、故左關獨滯、而仲聖有刺期門之法、是邪結血分也、余不知刺法、乃用歸鬚、赤芍、新絳、青蒿、鱉甲、柴胡、黃芩、細生地之類、五六服、全然不效、此時已一月有二日矣、因病家篤信不獲辭、藥總不效、徹夜思之、未得其理、倦極而寐、醒後忽記來復丹方、中有靈脂、專入厥陰、暑濕濁邪、與傷寒不同、故前藥不效、靈脂以濁攻



濁兼有硝磺直達至陰助本元以祛邪必當奏功遂於前方去柴胡送來復丹一錢果然神效夜即安睡至曉而無譫語又連進三服身熱即退忽解小便甚長色深碧稠如膠漿病家驚疑詢余余曰此病根除矣因其少年多欲濕熱之邪乘虛陷入肝腎故與傷寒之熱入血室病同而邪不同邪不同故藥力不能勝邪則不效此來復丹以濁攻濁所以神效也所謂有是病必用是藥此見醫理幽微難測如是即進補

昔人言精於仲景法者可以治萬病今觀先生辨證設方真能師法仲景者矣故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世俗每以仲景書止治

劑而愈、嗚呼此證若非病家篤信專任、余雖竭盡心思、無從着力、或多延數醫、亂投雜試、則萬無生理矣、仲聖治傷寒、變熱之邪內陷、用苓連大黃水漬取汁、以泄熱、和入煎熟附子汁扶陽、其法妙矣、以上兩證、一以外熱中寒而挾痰、先治中寒、用二陳加附子、一兼腎元空虛、先救其本、故又重加熟地、慮其礙中、又加厚朴、皆師仲聖之意、而變化其法、因宜裁制也、設非熟地附子、先扶腎元、邪陷至陰之經、而正氣將脫、

傷寒證未窺見門牆
故也

又何能使邪外出乎、若腎元既空、腑氣又窒者、熟地
不能進、參又不可用、則爲無法可施矣、管見是否、以
俟高明教之、并爲臨證者鑒焉

或問熱入血室、晝則明了、夜發譫語何也、答曰、人之
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邪入血室、至陰之地、衛氣
行於陽分、晝當陽旺之時、心神自清、邪伏於陰而不
動、至夜衛氣入陰、與邪角爭、則擾亂神魂、而發譫語
也、衝脈爲血海、故昔人指血室爲衝脈、然肝爲藏血

之地、故血海爲肝所主、而仲聖有刺期門之法、期門、肝之募也、婦人經水、由衝脈而下、其邪或得隨下、若男子、則必從肝經治之、此來復丹一法、亦可推廣仲聖之遺意也、

醫門捧喝卷之二終